

“白教官”的科学之路

——清华老校友白祥麟的传奇人生

○李靖森*

在社会大动荡过后的几十年间，我时常惦念一个人——“白教官”，大家都这么尊敬地称呼他。

“白教官”名白祥麟，祖籍河北交河县，约是1917年生，幼年生活在天津。青年时代他就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拔尖人物。1935年，在二百多位同学中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校方想让他直接升入南开大学，但他却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抗战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白教官”也在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心科学救国的他，原想留美深造，但是却由于适逢全民抗战的危难关头，毅然抗日报国，投笔从戎，报考了四川的中央军官学校，习炮科，是黄埔第17期。从此，历史让这位既有科学憧憬，又有着深造机遇的热血青年抬起了大炮。一心走上抗日最前线的他，不料在军校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了胡宗南的部队，包围边区！后来他奉命率领极小的一支部队开往云南。进入滇省后，在行军途中他得了重病。当时的国家和军队都极其穷困和艰难，若非他的部下用担架抬着他找到了当时在昆明作慈群医院院长的天津名医范秉哲先生，他根

本就活不下来。

经范秉哲院长的精心医治，他才得以起死回生，并来到了昆明与呈贡之间的跑马山下我们居住的桃源新村休养。

桃源新村完全由临时构建的茅草房构成，居民都是抗战时逃难南来的难民家属。由于当时昆明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和骚扰，后来全国邮政总局的家属也都来到了这里。西南联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家属也住在这里。为了解决一大群难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从昆明城里搬来了基督教会主办的恩光小学（校长是西南联大的著名心理学家许贞阳教授的夫人吴允文博士）外，家父李吟秋又在各方支持下办起了建国中学（见《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7辑第87页介绍）。

白先生在养病期间关心村中建国中学的教学工作，继而给我二哥那个初二班开设数学和化学课，并且参加校务工作，还介绍他妹妹白宁筠来任课。待到初三该开设物理课时，他即离校归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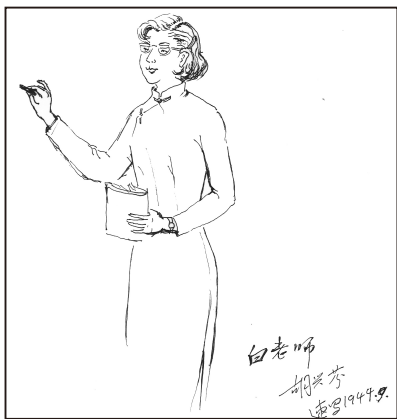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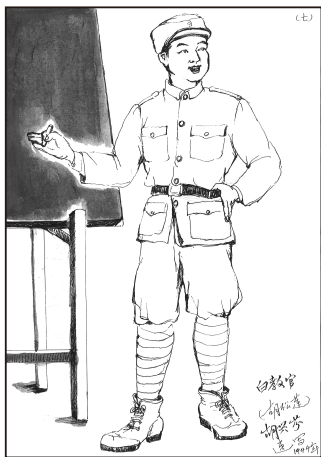
一位英俊、洒脱、高约1.8米、穿戴着旧军衣军帽和美军翻毛皮鞋、文武双全的年轻军官，又是联大物理系毕业生，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初三班班长胡兴芬（后改名胡松莲）喜好绘画，给他和他妹妹都留下了珍贵的速写（见后

*李靖森为清华1922级老学长李吟秋先生五子，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已退休。

□ 师友情

图)。他的教学质量和为人，给我哥哥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认为，在建国中学以至后来在昆明市内的高中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数“白教官”。

“白教官”也给我们这群孩子留下了好印象。我那时正是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闲暇时，喜欢带我们玩。最吸引孩子的，是他有柄小马枪挂在宿舍墙上，大家总缠着让他放枪给我们看。他还真放过一枪，那子弹壳给了小弟。他的魅力还在于带领我们玩“炮药”。他隶属炮兵，也



胡兴芬为白教官和他妹妹画的速写

记不清是他带来的炮药还是在村外进行攻防演练的部队遗留下来的。小朋友们都玩这个。那火药是用小布袋规整地包装着，袋上印有2、3、4……的黑体大字编号；拆开袋子，只见火药是一颗颗黄色管状物，可用缝衣线把它们串起来，夜晚点燃十分耀眼好看，并散发出一股白色烟雾和并不难闻的气味。白教官用这些火药给我们做小试验，还告诉我们必要时候，可以用它煮开水，十分地快捷；据说它还有治肚子痛的功效。不知是逗我们玩还是真能治病。你还别说，在他的指点下，玩耍这些危险易燃易爆物，并没发生过什么意外。

自他归队后，我们就与他失去了联系，从此音信全无，但我们心里都惦念着他。在抗日的烽火中，他平安吗？在大动荡的自相残杀的内战中，他站在了哪一边？选择了怎样的道路？还在人间不？不管他被弄成了什么人，我们都衷心地祈求苍天保佑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真心爱国的民族精英。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有了松动。哥哥利用一切机会多方打听他的下落，还向“云南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联系，打听白老师的下落。老天不负有心人，奇迹还真是出现了！

那是在2001年，哥哥在美国，因看到1998年华文报纸《老声报》纪念七七抗战的社论很受触动。这篇社论和该报的其他文章，一方面痛斥当时的台湾当局向日本人献媚，把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无耻地说成是什么“终战日”，但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长期以来“国民党不抗日”的说法表示愤慨。我哥哥有感于他们对于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在太不了解，于是给《老声报》的主编冯润椿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谈他个人的看法，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人民生活已经大有改善，在对待抗战等许多历史问题上也已经越来越实事求是，例如拍摄了电影《台儿庄大捷》等等。信的末尾，他请求报社帮忙寻找白祥麟老师。

这封写给冯润椿先生私人的信，他读后很受感动，立即在他的朋友中间传阅。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全文发表，但是因为该报是一份给老人们看的大字报纸，每一期篇幅很有限，无法一次刊出，经与《南美新闻》磋商，借用该报以《大陆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心声》为题把此信全文刊出。

《美南新闻》是一家华文大报，此信一经刊出，影响颇大。广大读者不仅对该文的观点表示赞许，热心人更是积极提供有关白老师的线索。有心则灵，在众多读者帮助下，“白教官”终于在地球上“显身”。数十年杳无音信，竟奇迹般地沟通了。按白老师的话说：“百感交集，忧思尽释！”我们为他的经历而庆幸，为他的拼搏精神和驾驭命运的能力而感到由衷的敬佩！

原来，他1940年报考军校，1942年毕业于，在国民党部队当了16年下级军官，历任排、连、营长。抗战胜利后，他身不由己地参加了一年内战，在山东与刘伯承、陈毅所率部队在山区转圈儿。按他的说法“到处跑”，“根本找不到共军主力”，实际上始终未与共军主力部队交上火。之后随军赴台湾参加新兵教练工作，并于1952年被台湾政府派往美国高级炮兵学校

受训，1953年回台后，在炮兵学校服务。他后来在电话中告诉我哥哥，在山东时仗没有打上，却看到了不少解放军的布告，颇受影响。他当时就想，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间，能跟陈毅他们相比的，一个也没有！还说，在美国的炮校学习时，同宿舍的两位美国炮兵军官都是在朝鲜打过仗的，对彭德怀元帅崇拜得不得了，告诉了他许多事情。在美军从汉城撤退时，竟然有美国人在司令部的墙上大书：向彭德怀元帅致敬！他说，这种事在中国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军队里却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对党派政治本来就毫无兴趣，心中早燃起了青年时代的志向——物理学研究。早先参军完全是为了抗日报国，而日本早已投降，再说他没有什么背景，更无战功，长此下去枉活一生。作为下级军官，能跟孙立人将军相谈的机会很少，但毕竟都是清华老校友。他找到了机会，向孙立人提出想到美国学习原子能的愿望。没想到，老学长对他的志向和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不幸的是，白祥麟还没来得及走出下一步，台湾就发生了孙立人冤案。

孙立人将军遭软禁，所部遭到整肃。白祥麟是孙的部下，又是清华“派系”，也被解除军职，几乎关进了台湾的“保安司令部”。幸而清华在台湾成立有原子科学研究所，他正好可以脱离早想离开的军界，重新拿起了20年没用的笔，关上门念了一年书，考入“原科所”的第三班。1960年毕业后，又因成绩优秀留所任教。由此可见，这位老校友功底是多么深厚，被耽搁了几十年，还是那样地出众。就在同一年，又有了机会，他考取了国际原子

□ 师友情

能总署在台湾召考的唯一一个名额，1961年被分配到加拿大的一个国家试验室，用了8个月完成了有关的研究报告，令加拿大的研究机关十分看重，移民局当即留他在加拿大，他从此没再回台湾。1966年，当大陆疯狂地革文化的命，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年近50的白祥麟得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尽管他对那里的大学十分看不起，认为比清华差远了。1967年，美国亚特兰大某学院约请他任教，但他未去，只受聘于美国的一家公司作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从事了多年关于空气中的镭气体的辐射、空气中微量铀的原子尘的测定、核扩散研究等，发表了几十篇科学报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加拿大，他还研制过测量微量元素的仪器设备，并开了一个小公司。

尽管他为自己能够重新走上热爱的科学事业感到非常庆幸，但回顾往事，还时时流露出无奈。若不是因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改行从军，耽误了宝贵的年华，他这一生的贡献决不会比别人差。他曾在电话中对我哥哥表示，他对于他未能像他的老师、同学那样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感到深深的遗憾，感到是对不起国家！他的爱国心，他对理想的执著，都非常令人敬佩。但是在我这个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看来，他还是太过于“书生气”，太过于“天真”了。像他那样因为爱国而从军的知识分子们，哪一个不是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而没完没了地被整治，打入“另册”，甚至丢了性命，何况是他？留在国内不仅“原子”的门没有他的份儿，个人命运也未可知。说起来，白祥麟先生应该是位悲剧和喜剧兼备的人物，他

放下憧憬的专业，满腔热血抗日从军，但阴差阳错，没有机会向日寇开过一炮。他十分羡慕军校的两位老同学，因为他们参加了长沙会战，用重型大炮狠狠地轰击了进攻的日本鬼子。白祥麟先生的那种复杂、遗憾的心情，也正是那个时代“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血性知识青年报国的心灵写照。

“白教官”虽也受到“孙立人案”的一点点牵连，但顺势离开了军界，回到“原点”，重新开始了圆梦工程。并且可以那样无障碍地凭学识和毅力走自己下半生的路，走进“绝密”的专业，可算是有了非常圆满的人生结局，也是我们这些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难以想象的传奇故事。

说起来，“白教官”来自一个很不寻常的家庭。其父白坚武是民国时代的名人，与李达同是北洋政法学校的高材生（当时号称北洋三杰），两人联系交往甚久。但后来受日本人利用，筹组“华北自治政府”，1937年被冯玉祥旧部抓获，以汉奸罪枪毙。白坚武身后留有百万字的日记《知白堂日记》。

白祥麟先生在台湾结婚，子、女和夫人都到了美国定居。不知何故，白先生晚年却生活孤独，高龄了仍然在加拿大独居生活，大约在2007年故去。因为在那以前，逢年过节都与我哥哥相互问候，寄贺卡，但这年却没有。电话过去找他，接通了但就是没人接，他的妹妹也打电话没人接。如果他还健在的话，如今那也是九十有五的高龄了。

